

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

ANCIENT CHINESE EXPORT WARE
FOUND IN NANYANG

韓槐準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THE YOUTH BOOK CO.,
SINGAPORE.

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

韓槐準著

新加坡書

26 3297

5836

印行

新加坡青年書局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韓槐準贈

一九五〇、二、二十

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

**ANCIENT CHINESE EXPORT WARE
FOUND IN NANYANG**

by HAN WAI TOON

韓槐準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THE YOUTH BOOK CO.,

No. 36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

韓槐準著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363號

一九六〇年一月初版

定價叻幣二元

FOREWORD

The discovery of large quantities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not only in Southeast Asia but also around the shores of the Indian Ocean bears witness to the extent of China's maritime trade since the T'ang Dynasty.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ceramics in an archaeological site, moreover, often provides the only positive means of dating it, indeed one prominent archaeologist, Sir Mortimer Wheeler, went so far as to say that, so far as the Middle Ages are concerned,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 is written in Chinese porcelain."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xport trade is now becoming much more widely recognised. At the same time, collectors and museum curators no longer despise these rougher wares, but are coming to appreciate their sturdy strength, their freshness and vigour, which persisted in the products of the kilns of South China during periods when the finer imperial and domestic wares of Ching-te-chen were in a state of decay,

Mr. Han Wai Toon was one of the first in Singapore to realise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se export wares and to study them. An amateur with scholarly learnings, Mr. Han's own collection, which he so readily displays for his friends and visitors under the trees of his famous rambutan grove, is witness to his taste and enthusiasm. He has also read widely in the Chinese sources.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me to write these few words in appreciation of this book, the first of what he intends to be a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wares

exported to the Nan-hai. It will surely be read with great interest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scholars and collectors interested in this fascinating bran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Michael Sullivan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序 二

在南洋社會裏，我結交了一個畏友韓槐準先生。他自幼南來，從事最神聖的體力勞動；接着，他又在西藥房工作多年。普通人處在他的地位，早已跟學問絕緣。但是，好學成性的韓先生，任何惡劣的環境束縛不了他，任何巨大的挫折限制不了他。公餘之暇，他就閉戶讀書，從植物學、化學，到史學、考古學、陶瓷學，他無不一一精研，積聚既多，他才下筆爲文，字斟句酌，一絲不苟。二三十年來，他經常在海內外報章雜誌發表專著，至少在陶瓷學上，他已經是個不可多得的學者。

原來做學問的人最怕的是沒有問題，心裏並沒有問題而隨便閱覽的人，他的目的純粹在於消遣，讀時漫不經心，讀後了無痕跡。這種人也許是時常看書，可是結果「如入寶山空手回」，「除記憶一些殘渣剩滓外，一點好處也得不到。」

另一方面，假如一個人抱着研究某項問題而讀書，那麼他將把所有書籍當做工具，供他自由運用，由一個問題引起另一個問題，由一種書籍導致許多種書籍，窮源究流，觸類旁通，問題層出不窮，研究的興味天天增加，那種興趣，絕不是那些在俱樂部裏搓了通宵麻將，或者在燈紅酒綠的娛

樂場裏瘋瘋顛顛的人所能夠想像得到。

在中外歷史上，研究陶瓷，等於玩古董，這是富商巨賈，達官顯宦的附庸風雅的工作，普通學人多數不敢問津。韓先生不是百萬富翁，然而他膽敢研究陶瓷，而且搞得頭頭是道，這全靠濃厚的興趣，好學的精神，雄厚的魄力。

當二十五年的今天，由於偶然的機會，韓先生在路旁看見一隻瓷盤，他花了三塊錢把它買來。本著好奇心，他要追究這東西的來源，於是他到各書店及各圖書館去找許多古籍來印證。經過長期的努力後，他整天所接觸的是陶瓷，他漏夜所研究的是陶瓷，他夢裏發出會心的微笑的又是陶瓷。他一面研討羣書，一面搜購寶物，日夜苦思，終於豁然貫通，成爲陶瓷專家。這麼一來，南洋各地收藏陶瓷的人，不得不低首下心地請他去欣賞、品評、鑒定，而他也樂此不疲。到了資料搜集告一段落後，他便振筆直書，陸續寫成許多專門論文。

這本「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是韓先生二十五年來搜集陶瓷，研究陶瓷的結晶。爲着研究陶瓷，他曾經涉水跋山，廢寢忘食。爲着著述這本書，他曾經殫精竭思，要發前人之所未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著述的工作本來很艱辛，在書籍和寶物都很貧乏的赤道上，要寫專門的論著，更是談何容易。

除搜集陶瓷，研究陶瓷外，韓先生還有一個絕技，即種植紅毛丹。他的紅毛丹，色美、肉香、汁多、味甜。坐在密密叢叢的樹下，一面欣賞他自己所收藏的許多陶瓷，一面大啖新從樹上摘下來，的金黃或殷紅的菓實，胸懷坦坦蕩蕩，一心一意要與往古來今的大學者做朋友。在這銅臭十分濃厚

的商場裏，韓先生之所以能夠忘懷得失，專心讀書著述，這和他的遐邇聞名的愚趣園的自然環境無關係。

本書插圖多達六十八件。這些圖片是韓先生親自攝製的。假如這書在印刷術比較發達的國家出版，我相信大多數圖片都用七色版印行，讓那些精美的圖案、紋路、色澤纖悉畢露，這無形中會增加外形的美觀，雖然這和本質沒有關係。

韓先生自學的成功，給一般青年以極大的鼓勵。他們應該知道，學校僅是求學的一個地方，並不是唯一的地方。除了學校外，只要一個人有堅定的意志，不斷的努力，他遲早有登堂入室，機杼一家的希望。

對於陶瓷，我是個門外漢，不敢妄作作品評。但是，就我所認識的韓先生治學的過程，研究的精神，做人的態度而論，我不得不得衷心佩服。因此，畧述個人的感想，以就教於社會賢達。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連士升誌於新加坡雲海樓

序 三

槐準先生的考古論著「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編校告竣，行將出版，我很替他老人家高興，同時也為南洋的學術界感到驕傲。

韓先生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態度，於園藝工作之暇，致力尋訪古跡，發掘遺物，博覽羣書，研究陶瓷，因而寫下許多考證的文章。現在收在這集裏的就是他著述的一部份。著者從不會受過專門研究的基本訓練，全憑辛勤的自學，從黑暗裏摸索出自己的路錢，苦心孤詣，實在值得敬佩。

我們觀察其治學方法，是基於遺物的考察，鑑別樣式及飾紋的特徵，窮究釉彩的化學成分，更又廣泛地參證於文獻；結果常發現獨特的見解，發前人之所未發，却又不曾流於偏頗，更常於繁徵博引，推論考證之中，挾帶些政情民俗的掌故，處處莫不顯着其平民本色的可愛。

這部論著，毫無疑義地，是中南關係史的重要考證，當馬來亞步上獨立的途徑而將樹立其文化的今日，它將交代着這新國家的一部分文化關係和流源，從而於回顧與前瞻的交錯點上，為我們的「文化沙漠」開放一朵美麗的奇葩！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瑪戈於新加坡

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

緒言

瓷器爲我國最早發明，乃世界學者所同認，在文化史上我國足以自豪者，此其一也。其燒成之原理，本由極深奧之物理，化學，及礦物學，誠非易事。我先人對於此業之成就，似費甚多腦力，及積累經驗而逐漸進步。最近我國學者從考古之發掘，證實距今三千餘年前之殷代已有施釉於陶胎之法①、漢代已有火度很高，胎質堅硬之青釉或褐釉之瓷出土②、唐宋而後，其進步尤可驚人，在科學未發達之古代，我先人已能利用天然含有矽酸鋁之瓷土（*Clay*）爲胎，及以天然含有雜質之長石（*Feldspar*）燧石（*Flint*）或石英石（*Quartzite*）等爲釉，元明時代瓷器之彩料，雖有由西域或南洋探入以應用者③、明代五彩瓷之成功，或有賴焉。至清之康乾，其進步已至登峯造極，但自康熙二十年，已應用外國一部份珫瑯彩，至雍正其輸入或尤多④十八世紀以前，瓷器之國際市場，幾爲我國所獨佔，至光緒二十一年洋瓷已輸入我國，民五六年間，洋瓷之入值幾至一百三十萬兩⑤、至最近，國人始醒然悟，乃利用我國天產最優良之瓷土，即世人崇稱之高嶺（*Kaolin*），殊可慰也。

從遺物爲憑證似我國燒製之陶瓷，自史前曾與南洋交易，至宋明間，始有史籍所記載。查宋明之際，我國與南洋之貿易，其輸出多以陶瓷及絲貨，以博易南洋土產之象牙、犀角、玳瑁、蘇木、

2.

及各種香藥，而南洋土人，過去對於祖先所易得之陶瓷，亦有當行保留之需要^⑥。尤奇特者，居住婆羅洲各種土人，自古皆目我國之古甕及古瓶，爲有神靈呵護，視爲傳家之寶，其家產之財富，以其所藏之古甕及古瓶多少以爲衡，土人間，關於古甕及古瓶之交易，其一器之價值，每有數十元，數百元，甚至千元者，故婆羅洲遺留之我國古甕及古瓶特多^⑦。古陶瓷蒐羅負販之巴東人（Orang Padang），由南洋各地之窮鄉僻壤，蒐出我國各種古陶瓷，實非少數，然多被外國之學者及商人購去，吾華僑每不注意及此，致我國之文化遺物，多流落於外人之手，殊可惜也。筆者由讀史，已於二十餘年前注意及此，惟因財力所困，故其所得者，不過滄海之一粟耳，然集其所有，而觀察我人自宋及明，對於燒陶瓷之技術，胎土之殊異，釉質之精粗，彩色之演進，繪畫之優劣，頗有別趣，在學術上亦有深湛之意味，但當此學者力趨於科學之際，而篤好古物，或可爲識者所竊笑，殊不知古陶瓷之研究，與科學亦有關焉。

①參閱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 98、99、102 頁，并考古學報 1954 第八冊 85 頁，1955 第九冊 46 頁，1957 第一冊 62 頁。

②考古學報 1957，第一冊 135 頁，第四冊 51 頁。考古通訊 1955，第四期 41 頁。

③明會典卷之一百五，暹羅貢物有碗石。蘇門答臘貢物有石青，回回青。西洋朝貢典錄，爪哇貢碗石，蘇門答臘貢石青，回回青。

④參閱商務版，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第二冊 29 頁。并嘉慶重修一統志，西洋土產之各色法瑯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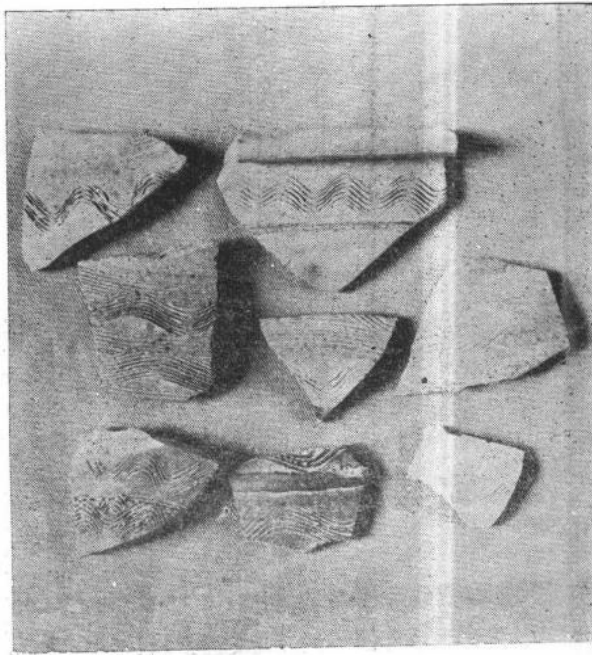
⑤據黃炎培著中國商戰失敗史，70頁，76頁，及80頁。

⑥查古代南洋庶民，常到深林採集天然土產，如象牙、犀角、鶴頂、蘇木、沉香、檀香、并降真香等，交與統治者，或貴人，或地區領袖，以易日常應用物資，其統治者，或貴人，或地區領袖，乃將所集得之土產儲藏，以備我國賣舶，或諸蕃舶，由我國載來之絲綢等貨交易，其易得之瓷器種類，多隨各土族之需要而不同，然最多為大盤，大小碗、酒海、小罍，水瓶，及貯水所必用之陶甕，尤以大盤為最重要，因此為土人宴會（*Feast*）時，所必用之饌具故也。蓋古時此間土人無椅案之設，於宴會時，皆以大盤盛黃薑色而富於香味之飯肴，置於敷在地上之席中，視其盤之大小，而定食客之多少，常為四人至八人共一大盤，以手撮而食之。但此種大盤，非普通貧窮之民庶所能常備，此應為統治者，或貴人，或地區首長，當義務大量儲藏家中，以備庶民或有宴會時借用，宴後，立即送還，以備將來他庶民借用。故南洋遺留之我國古瓷大盤較多因此。此情事，係筆者得自蒐羅古陶瓷負販者之巴東人，及一久居古稱三佛齊今稱巨港之老華僑。

⑦民二十六年春筆者曾到婆羅洲之老越，文萊（古稱渤泥或泐泥）等處調查，確屬事實，參閱拙稿中國古陶瓷在婆羅洲一文，并商務版中國殖民史94頁。

南洋遺留漢唐之瓷

我國與南洋交通本自史前，然至漢代，始有簡短之官家南航行程，並稱齋黃金雜繪以資交易①、然毫無述及有輸來陶瓷，但在馬來半島南端之柔佛河流域，筆者曾在 Makam Sultan 一古蹟，發見火度極高，飾以我國漢代作風之波浪紋陶器碎片（圖一）相當數量。椰加達博物院當荷荷管時代，在西婆羅洲之三發（Sambas, West Borneo）發見一薄綠釉之瓷龍勺（圖版壹）指為一世紀之漢初器，又一九三八年，在廖屬之英得其利（Indragiri）關丹區（District Koantau），亦發得一漢兩耳陶鉢。（圖版





貳)、最奇特者，該鉢所刻之畫，竟有漢代武氏祠之人物畫象作風，此種陶器，國內尚未見到，該博物院在中爪哇之Djember，又發見一六朝時代之有蓋陶罐，編爲66號，其作風亦極能代表時代性。唐代我國與南洋之貿易已頻繁，且已有市舶使之設，以管理對外貿易，此時除我國買舶外，尚有大

食波斯等蕃舶藉以通商②、但毫無史籍記載，當時曾有陶瓷貿易。據唐陳藏器著之「本草拾遺」述肉苳蔻之胡名爲迦拘勒，大舶來即有，中國無之（本草綱目引），似我國唐代之大買舶，會到荒遠之摩鹿加（Moluccas）運入藥材應用之肉苳蔻（Zingiber）③。又據唐宣宗時大食商人蘇萊曼（Sulayman）東航至我國，於所著之「東遊記」（中華版），其中已讚美我國瓷器之品質，及技術等等，但該商人是否有營瓷器貿易，亦不述及，但一遠道東來之商人，見此舉世無有之奇器，斷無漫不注意之理。該「東遊記」又述我國載貨之船在

Serat（屬波斯灣）等語，其時既有我國

賈舶航行在波斯，其航程必道經南洋，該賈舶自必輸出異族所渴慕我國之絲貨及陶瓷，而沿途交易，唐代陶瓷必有遺留在南洋而無疑，筆者在柔佛河流域古遺蹟，檢得之唐青瓷碎片不少，並在婆羅洲之文萊（Borneo 宋明稱渤泥），蒐得一唐黑釉兩耳樽，又與蒐羅古陶瓷負販者之巴東人，以二毛之值，購得一口部稍殘唐青釉二耳樽（圖二）、此樽是灰色胎土，並於底部以線削去胎土爲足的技术，與福建安溪唐墓出土之隨葬瓷樽，毫無少異（筆者目見故友林惠祥先生藏品）。椰加達博物院，往時在南西里伯島之 Maros 蒐得之唐鳳頭青水壺（圖版叁）尤爲十足之唐代作風，馬來半島彭亨屬哥拉立卑（Kuala Lipis）附近金礦，發見之唐四耳青瓷樽（圖版肆）皆可爲唐代已有我國陶瓷在南洋交易之明證。

① 參閱漢書地理志粵地志。

② 參閱鄭行巽著中國商業史（世界書局版），第十二章唐代國際貿易。及商務版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一書。

③ 參閱南洋學報第八卷第一輯，拙寫南洋土產異名注一文之老孝條。

南洋遺留宋元之瓷

宋代我國與南洋貿易尤爲發達，當時廣、泉、明、杭等州，皆設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貿易之機構，「宋史食貨志」、「互市舶法條」，曾述以瓷器與諸蕃交易：

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又於杭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貿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布，「瓷器」，市香藥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鑲鐵、玳瑁、車渠、水精、蕃布、烏櫛、蘇木等物。

又宋史食貨志，香條，亦有關於以瓷器與遠夷博易之記載：

紹興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錢博買，洩之遠夷爲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布、錦綺，「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少，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爲重也。

上述「宋史食貨志」之外國地名，及物產名，可參閱馮承鈞撰之「諸蕃志譯註」，志國及志物條，自可明瞭，惟該譯註對車渠之註似欠周，查車渠之英名爲 *Cephalopods*，馬來名爲 *Siput Kima*，學名爲 *Tridacna gigas* Linnaeus，乃一種極大之介殼類，其殼可磨刻爲器，馬來人多用爲劍頭。